

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情怀

草木笔记

深圳一石

自然三部曲之一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情

——草木笔记

徐一石 著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情怀——草木笔记/深圳一石著.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05-3601-9

I. ①一… II. ①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0409 号

书 名 一花一世界 一木一情怀——草木笔记
著 者 深圳一石
责任编辑 蔡庆华

出版发行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兴庆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710049)
网 址 <http://www.xjtupress.com>
电 话 (029)82668357 82667874(发行中心)
(029)82668315 82669096(总编办)
传 真 (029)82668280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2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5-3601-9/I·23				
定 价	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订购热线:(029)82665248 (029)82665249
投稿热线:(029)82668526
读者信箱:cf_hotreading@126.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荣耀和心

写《诗经里的植物》是在偶然情形下开始的，写《西北草木记》同样如此。

在家的時候，一天早晨，陪父母到黄土高原连绵丘陵的小路上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母亲要为投^①浆水到山上挖一些苦苣，照例母亲会拉上父亲，临出门时，母亲对我说：“育，你不是要照照片嘛，山上花花草草都开起来了。”

山路上，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和一个梦游般的儿子。这种情形在我心里投下阴影，从中我感觉到某种幸福和忧伤。在西北旷远寂寥的野地中间，父母儿子的身影被一片“春风吹又生”的草木世界所牵引。在亦步亦趋的田间地埂中间，父母为遇到的感觉喜悦的春草弯腰，为一朵朵像蝴蝶一样漫布山野的细碎野花把心灵惊醒。因为有一个会写作的对草木有着兴趣的儿子，两个老人对一辈子相依而生的或陌生或熟悉到已经熟视无睹的草木世界也起了一种好奇之心。当我俯下身子，爬在枯枝嫩草的坡地上，把镜头贴着一棵棵草木世界里沉默不言的微小生命的时候，父母就会在我身后铺满阳光的坡地上有些欢喜有些困惑地看着自己的儿

①用白菜，芹菜或者山野菜制作浆水，西北方言叫做“投”。我喜欢这个富有动感的“投”字。

子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植物进行他们无法知晓的灵魂之间的神秘对话。

“父母感觉到而没有表达出来的，作为儿子的我，要把深藏在他们内心的这些迷雾用我的文字清晰的表达出来。”

那天回到家里，整理电脑里拍摄于山野上的图片，看到父母站在铺满金黄油菜花的野地里欢喜地笑，脑海里突然间有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心里就像是有无形的手在牵引一样，我敲下了《西北草木记》这样一个题目，并且想把关于父母生活了一辈子的一片土地一个院落里植物世界的欢欢喜喜写下来。



之后开始断断续续写，仿佛这是一个长久的没有终点的主题，我用一颗感念的心捕获它，然后开始用一种闲散的心来书写，这成了我写作当中心灵感觉愉悦的习惯。

当我决定离开南方的城市，到北京来进入自己想象的天空时，这样的决定最初仅仅只是概念上的，也就是说我需要一个有浓郁文化特征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我既能够进行工作，也能够开始生活，最重要的是，能够进行从容的写作。

北京给了我多少压力，这个还需要时间去验证，我只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努力，努力顶开坚硬的地表，努力顶开压住自己身心的巨石。所有的努力都可以说是愉悦的，因为它的动力完全来自内在。有几次，在梦中和某段惊艳的文字或者某个不可能相遇的人物亲切地相拥在一起，这份喜悦让梦中人笑出声来。在离开校园之后，在我备感压抑的十年左右的生活里，这是多么少有的事。从这样的梦里醒来，坐在床上，我的心里充满诧异，因为苦苦思索而难以得到的标题或者文字的节奏，竟然在梦里由一个让我感觉美好的人儿好像在做游戏一样大声向我宣读出来。我苦苦寻找的，不再是迷雾，它们就耸立在远方。有几个夜晚，当我醒来的时候，像个孩子似的，脸上挂满了泪水。分不清楚这泪是欢喜还是忧愁，我只感觉到了一种饱含生命力的平静，这平静布满斑痕，这平静随时都会坠落，但这平静却又准确的平稳的如箭一样穿透了我心灵的幕障。

于是，在北京，我开始了把国家图书馆当成自己书房的日子。在这个时候，《西北草木记》开始如锥处囊中一般在我心里凸现。要把这本书献给父母的心愿在心里涌现，这样的想法让我仰望夜晚的星辰，感觉那个时刻的世界都在向我倾斜过来，青玉一样的天空上，星星萦绕在我的视野里。我能把握这片星空吗？孤独的痛苦远离了我，每天晚上回家的脚步里充满了弹性。开始写作的过程，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篇，几乎都如同一种呢喃和絮语，有时候甚至是一种狂想。再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容易让写作中的人忘记这个喧哗的世界了。忘记一个世界，然后开始进入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个“一片土地，一个院落”的世界，这不正是长久以来我梦想中的世界吗？在平静中，在安然文字的草原上，在国家图书馆安静的书桌上，我孕育了《西北草木记》，然后，按照某种内心的节奏，我要把它生出来。

完成初稿的片刻，看着窗外被太阳光照成银白色的世界突如其来地涌入我的双眼，仿佛刚刚从一场旷持已久的梦境中醒来，每一天里终于可以不再有草木的主题在我心灵的山冈上呼唤我走入异域。重新浏览眼前的文字，它们已经完成，这让我觉得自己多么幸福。父母会喜欢吗？这个我无从知晓。父母对儿子们的期待永远都不在文字里财富里，他们唯一的期待就是自己的儿子能够在生活里平安幸福。

生活是忧伤的。其中充满了未知和奇迹。

我们没有，也不应该停下寻找的努力。

但在前行的路上，当我回望身后生命给我铺垫的根基，看到苍灰褐绿的色彩之中掩映着的几间瓦屋，看到白发苍苍的父母，心里有愧疚，也有温暖。

当我们没有办法回报父母以荣耀时，我们回报父母以一颗心。这是现在的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为此，我竭尽全力，同时也用这颗心安慰了自己。

书稿的出版充满了起伏和波折，和每个孩子出生时经历的和种种力量进行角逐和平衡的过程没有两样。但它最终得以出版，总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这本书的图片，部分由衷心支持着我的朋友们提供，他们是王今满、王宏和刘彦，感谢你们。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中，如何和这些图片的作者最终相遇真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在此真诚的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蔡庆华女士，没有她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她和出版社的同人字斟句酌的阅读了所有文稿，并提出了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这种态度令人感动。在蔡庆华女士休假的时候，她的同事周冀女士为这本书的编辑也付出了辛劳，我也感谢她。

自序二

人审视草木如镜子，在其中认识了自己的生命。

——〔俄罗斯〕普里什文



目录

CONTENTS

>>>>



17 院子里的忍冬藤和金银花 082

16 萝卜歌 078

15 井栏边草 073

14 我的足迹——翠云草的分布界面 069

13 柳无言 063

12 怪柳塬和红柳海 057

11 榕树美学 053

10 石松小史 049

9 灰灰菜和它的家族 042

8 蘑菇王 035

7 胡杨——写给一个老人 031

6 伊斯坦布尔的『呼愁』和抱石莲的生长 026

5 寻找走出喇叭花迷宫的路径 019

4 小仙女的舞蹈——麦瓶草 016

3 葡萄史和葡萄舞 010

2 浆水面——苦苣 006

1 皇后瓦松 001



- 18 毒物和媚惑者——曼陀罗 087
- 19 里白——李白 092
- 20 法布尔胡桃木小木桌 095
- 21 飞燕地丁 099
- 22 恶人牛蒡 103
- 23 北京孔庙的地肤和家中院子里的扫帚菜 107
- 24 洋槐花跑过四季 111
- 25 远志 116
- 26 母亲讲的一个半真半假的神话：三色堇 123
- 27 鹅绒藤三则 130
- 28 时间渡轮上的向日葵 135
- 29 马莲 139
- 30 敦煌河西菊 143
- 31 金芦葦 147
- 32 上帝的圣品——马铃薯 152
- 33 玫瑰传奇 155





01 皇后瓦松

注：瓦松，景天科石莲花属植物，两年生草本，多生于石质山坡、岩石、树干或屋顶上。

在幻觉真实的彼岸，是真实的幻觉。我们的一切努力，作为夹岸流淌的河流，将充盈在我们存在过的躯体当中。

——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讨论

靠着土崖建起来的房子的房顶上，最初撒上去的银灰色的青瓦，之后会变成一种烟熏火燎的黑色，这黑色之后还会变成青苔的油腻腻的绿色。这是一种属于自然的魔术。

风，轻微的风和狂乱的风都有，温暖的风和冰寒的风也有，风对土崖的最大作用就是剥蚀，无法知道地壳有过怎样神秘的变动，只是铺盖了茂密野草和酸枣枸杞灌木的土崖时常会破开土壤，露出满是新鲜酥软又细密的黄土的裂缝。有时候，夜半，在呜呜的风的吼叫声中，或者安静的仿佛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刻，“唰——唰——”的黄土落下山崖，无数细小的土的颗粒在瓦房顶上迅疾奔跑的声音会把人从一个茫然的仿佛僵化了的世界的冰冻当中惊醒。土落在房顶上，和土窑里烧制的青瓦的瓦面相互结合起来，被雨啊雪啊露啊一打湿，不经意间起了一层青苔，又被太阳一烤，烟熏火燎的瓦的新衣就算是穿上了。

细雨可以使土崖变得更像是个矜持的女孩子，雨的滋润使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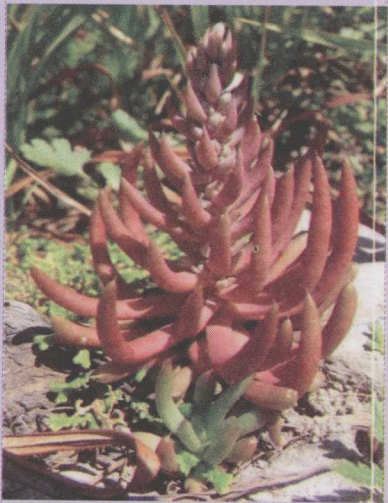
01

皇后瓦松

土的皮肤收得更为紧凑，小草和小草之下繁盛的动物世界让整个土崖展现出一种无法抑制的天真活力，一点点胆怯和更多的无知的喜悦让小雨之下的土崖仿佛获得了一点自尊一般，和土崖之下的瓦屋的房顶保持了一种对望的距离，仿佛这距离是出于一种礼貌，也是为了一种似曾相识的陌生感而保持的。

但大雨来时就不一样了。土崖立刻成了一个被伤痛穿透了身心的失控的妇人，它黄黄的浑浊的泪水哗哗地流出半闭半睁的微微颤抖的眼睑，剥离山崖的土质涌向有些手足无措的瓦屋的房顶。每一片触了土崖泪水的瓦片上，因为某种仓促某种怯懦而盛不下这个失意伤痛的山女人过多的泪水而和山崖一起流起黯然的泪。屋檐下先是听到滴答滴答的土崖和瓦片之间相互承担苦痛的回声，之后，更多的土崖的悲哀像决堤的洪流一样淹没了瓦片流露出来的一点点共担哀愁的共鸣，土崖忘记了瓦片，但因为找到了瓦片这个可以承担它泪水的坚实的肩膀，而自顾自开始嚎啕大哭起来，于是连珠箭一样的土崖的洪流带着一片浑浊把砖红的院子的大半地面染成了带点漆红的土黄色。

对土崖来说，最轻的是雪和露。雪轻轻地遮掩了土崖在残冬里的所有伤痛，像是慈善机构里的钞票分发员。山土藏在雪下，依然瑟瑟发



抖，但终究是得了一点湿气，这硬硬的湿气来得太慢，让山土失望，但仍然为获得了一点温度而欢喜。露总在清晨不冷的晨光里开始安慰土崖和屋顶漆黑一片的瓦面，或许是爱心，或许是怜悯，无法知道这爱心和怜悯来自哪里，也不知道某些轻微而真挚的感动是如何生成的，一滴泪唤醒了土崖和土崖下的瓦面。在阳光跃出地平线一下子把一个新世界摔到这个靠着土崖的院子里来的时候，露轻轻擦去自己眼颊上的泪痕。庄重的晨露啊，你为什么让自己隐忍那么多。看到过晨露微笑的人，你是否知道晨露那笑的甜美正展现在瓦屋和土崖的动植物活跃起来的生机当中呢？



枯草的残片、凋零的花和一时遗失了灵魂的植物生命的清香，死去的甲虫、雀鸟、壁虎、蝎子和无数曾经以土崖和瓦屋为自己宇宙的小小动物们的尸骸，在风里、雨里、雪里滚落到屋顶漆黑的泥土当中，逐渐被自然握在手里，看不见的时间重锤将它们锤成碎沫，这碎沫又由土质里神灵差遣过来的微菌的肠胃（它们根本就没有肠胃）真正让曾经独立于世界的那个神一样的独一无二的生命重新复归到土的本质当中去了。

积的厚重起来的瓦屋顶上的土层，逐渐可以保存一点水气，以便让自己的肌肤润泽。在水气里，青苔地衣们会笑，因为它们欢天喜地地来到屋顶，它们邀请了很多叫不出名字的草精灵来到瓦屋顶上开起自己的PARTY。在这个舞会上，最终成为皇后的，必然都是瓦松。我不知道瓦松的种子来自何处，又是如何飞到高高瓦屋的屋顶上的？因为有土崖，我便猜，它和靠屋立着的土崖有

相互缄默的利益均沾的协议。当每年屋顶开始逐渐染绿的时候，这绿色成了瓦松的一道请帖，屋顶整齐瓦片中间诞生的一片毛茸茸的绿里，浸润了整个土崖四季的哀伤和欢喜，有它的欢呼和泪，这绿里也有瓦屋温和的可以承担四时纷扰的爱。如果说是土崖滚落的泥土和瓦屋接受的一点温润在邀请瓦松来参加这场寂寞屋顶在一年里唯一可以驱遣内心寂寞的盛会，不如说是土崖在邀请瓦松，让它去驱遣瓦屋上略过时间镜面的一点哀愁。但，没有人知道，这土崖和土崖下的瓦屋，是相互爱着，还是相互恨着？

瓦松端庄地来到舞会上，它先是像个菩提的圣女，让自己坐在莲台的中央，整个身体就是一朵飞旋的仿佛经过多次排练的一个组舞的整体，中心是一点绿，周围是柔脂一样的粉红的排列整齐的身躯。它混同在星星点点绿草的群体里，不显山不露水，谦卑的像是世上所有生命的侍从和仆人。



但它一点点地把它内心的欢喜和骨子里端庄优美的姿态迤逦起来，仿佛深海鳗鱼一样把光滑的肌肤滑过时间的镜面，又在空间里打起火焰一般富有节奏感的热情节拍。难以知道这神秘的节拍来自何处，每一动，瓦松的身躯上就会开出一朵星星一样张开五角拥抱迎向它的花，那花粉红嫩白，如同少女最美的盛季里刚刚渗出肌肤的汗滴。瓦松在这场舞会上成为皇后，是在每年的7—

9月份。那个时候，那个季节，它们在瓦屋上，在所有绿影子的诧异当中，开始媚惑所有望向它们的眼睛，并以此为乐。

就小小的瓦屋来说，瓦松谢幕的时候，身体也是端庄的。之后，它们委身于屋顶的泥土，种子随风扑向土崖的怀抱，而瓦屋的屋顶又在无声的期盼中，在和土崖相互或怒或爱的焦灼中，再次等待瓦松皇后的新一轮光临。

“育，屋顶的土太厚了，拿铲子来，我把屋顶的土铲掉。”父亲爬上屋顶，把混着青苔地衣和瓦松躯体的土铲到院子里来。瓦松埋在松软的土里，地上散落的土把一切曾有的美都遮蔽起来。但看不见的时间的手，又在采摘着季节节奏里一缕一缕像尘沙一样的光阴，那光阴里，瓦松的美将会在另一个看似确定却又无法把握的时刻，如同自然的某个许诺一样，在撒满阳光飞舞着雨雾的大地上重现出来。

对这些，正铲去屋顶积土的父亲不会知道，院子里傻傻望着屋顶的我也不会知道。



02 浆水面——苦苣

注：苦苣，菊科。别名苦裙（家乡音）。
多生于松软黄土的坡地。



哎哟哟，什么东西这么美好，这么明亮！

哎哟哟，山野处处在欢唱。

哎哟哟，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光！

——民谣

“中午吃什么？”

“浆水面。”

在家的時候，這是每到中午時和母親常說的話。漿水面我从小吃到大，从来没有吃烦过，这让浆水面在我的内心里如五彩石一般的沉淀下来。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有这样关于食物的记忆，童年时最常吃的东西，那味道一生都会觉得美好，年轻时经历时间欲望之海时可能被忘记了，老年之后又会重新想起念起，到未必一定是为了吃，只是心里和这样的食物有太多血肉之间的勾连。某些食物在我们内心里存在，是等着有一天，来填平我们生命裂痕斑斑的沟壑，平复我们生之将死的心声。

对我来说，不管生活中以何种状态存在，精神上以何种视角去透视这个世界，在浆水面的一点清凉苦涩滋味里，那静静的柔韧、笑咪咪的宽和，总能带我感受自然存在的无处不在的喜悦。吃浆水面长大的我，总愿意将浆水面内部世界里的这些性情也糅合到自己的秉性中去。

苦苣属于菊科，学名和俗称都是一个名字。但以家乡话发音，我总以为是“苦裙”，并且一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神奇。美在苦里，也就是说一切绚烂夺目都有它背后看不见数不清的血和汗的积累，而“苦裙”这个词一下子把美的两面都呈现出来了。所以，当我从书上看到这个我从小再熟悉不过的图片下面标出“苦苣”两个字的时候，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

春夏时节是苦苣的繁盛期，但只有春天苦苣刚刚爬出地面的新芽和它白如莲藕般埋在浅土里的细根，才是苦苣真正最美味的部分。从山野上铲来的苦苣，不能直接凉拌了去吃，而是要用井水洗干净之后，过几遍滚烫的开水，再放到凉水里，双手用力挤去水分，捏成菜疙瘩，用原有的一点浆水做酵母，用面粉烧成清汤，把苦苣菜疙瘩攒到清汤里，把做好的清汤倒入以酵母为底子的瓷缸当中，用盖子盖好（不用密封），放到清凉的地方发酵一到两天。揭开缸盖，如果看到缸面上有细白菌花，浆水呈清白色泽，味道酸涩淡苦，入口清凉如渐化冰雪，这个时候的浆水就算制作完成了。

通过这样的发酵，苦苣色如枯叶，但滋味清凉，几乎可以做盛夏解暑的佳品。但它真正的作用却是在民间催生了浆水面这样一种朴实无华的食物。

猜想，浆水面最初应该来自于生灵涂炭时的一种偶然。西北